

第94

巴 索

独幕话剧

波浪滔滔

刘 燧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独幕话剧

波浪滔天

刘 懿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59年 沈阳

波 浪 滔 滔

刘 燧 著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1/32开·20,000字·印数：1—10,000 1959年6月第1版
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15 定价(7)0.10元

內 容 提 要

离夏至只有三天，稻田里还没有引来水。根据老农和旧县志記載，这个地区有水源，因此党派来了青年猛虎队，突击找水源。

生产队长——“洪大拿”，凭着几十年的經驗，認定这里沒水，找也找不到，于是和落后社員毀地、扒埂。一場激烈的斗争展开了：青年們坚决要找到水源；“洪大拿”一定要毀地。……水源终于找到了，但是“洪大拿”的思想是否一下子解决了呢？本剧給予了回答。

人 物：于支书——党分支书记。

王 勇——青年猛虎队队长，绰号“压倒武松”。

洪 梅——队员，绰号“赛过穆桂英”。

李 智——队员，绰号“气死诸葛亮”。

陈 虎——队员，绰号“猛张飞”。

张 勤——队员。

洪队长——生产队长，绰号“洪大拿”。

张本发——社员。

在干旱无水的稻田旁边空地上，有一个窝棚，这是青年猛虎队的临时住处。外边绳上晾着两件衬衣，窝棚门口插着一杆红旗，上有“青年猛虎队”字样。远处是距离不太远的群山。

水田插秧末期，这片地还没有来水，党分支特意把青年猛虎队调来，突击找水源；至今已经三天了，可是水还没有找到。故事就从这里开始……

王勇坐在窝棚外的一块石头上，正用药布缠着腿上的伤口。远处传来插秧人们的歌声……

〔洪梅上。一看就知道她是个既俊俏又伶俐的姑娘。她挎着一个筐，上蒙着围裙。〕

洪 梅：队长！你怎么随便打开看！你应该到里边养养伤，睡睡觉！

王 勇：呃？你这保健员，比陆军医院的大夫还严厉呀！

洪 梅：进去了茵，伤就要大发嘛！怎么样？还淌血不？

王 勇：淌甚么血？破了点皮，没事！

洪 梅：破了点皮儿？都露骨头啦！

王 勇：瞧你说的！不就是掉乱石窖里磕了一下？这在部队连轻伤都不够。

洪 梅：管够不够，你可不能总动它。（从筐里取出一块苞米面干粮）
给你先吃一块。

王 勇：算啦。同志们都在山上谁也没吃，一会再说吧。

洪 梅：你看你，从昨晚到现在你吃了甚么啦？伤又那么重。不行，你得吃！（强制往王勇嘴里塞）

王 勇：嗨，你真是。好好，我吃。你到村里看见于支书没有？我想找他。

洪 梅：于支书在下甸子插秧呢。最近有人总不愿意“栽杆儿”
（注一），他领着于呢。

王 勇：是啊，哪项新工作都有“保守”挡道。哎，你没看见姜主任、王主任？

洪 梅：谁也没看见，就看见我爹啦，那老保守！

王 勇：（一怔）唔，他现在态度怎么样？

洪 梅：别提了，在饲养所修理大歙（注二）呢！

王 勇：（吃一惊）他真要毁水田？

洪 梅：可不是，见我没讲别的，开板就冲我来上啦：“净你们这帮小孩芽子，硬捣乱，不叫你们来，早坡完小豆啦！找水找水，水呢？猛虎队纯粹是捣乱队！”你看！

王 勇：行啊，暂时还有他说的。（掏出旧县志看）

洪 梅：（躊躇了一下）队长，你说水……

王 勇：水怎么？

洪 梅：你说水还能有把握？

注一 即插秧的每人持一杆，做秧距准标。

注二 系指鲜族开水田用的大歙。其形状类似渔民摇船用的橹，共两支，杆细，头部用牛皮栓在一起，并有四根粗稻草绳，操作时一人把歙，四人拉绳。歙的头部包铁，其余全是木制，有一丈一、二尺长。

王 勇：(笑)哈哈……

洪 梅：你笑甚么？

王 勇：你这“赛过穆桂英”也怯陣了？

洪 梅：我倒不是怕困难。你講过，咱們桓仁不同热河西部，刷牙水还得留着洗手。可是咱們現在只掘了几个小泉眼……

王 勇：不，洪梅，你不要受你爹的影响。大水源肯定有，团山子那趟干巴沟就是証明。你再仔細看看这本旧县志，这上說团山子过去有条河，冬夏长流。有河为甚么就沒有水源？

洪 梅：可是已經找了三天了，……

王 勇：唉，同志們都在山上紧找，你敢說一会就沒有人来报捷的？
(看远处)唔，你看！

洪 梅：李智！

王 勇：咱們的“气死諸葛”回来了。唔，后边那个是不是“猛張飞”？大个子晃晃的。

洪 梅：是，陈虎。

王 勇：(兴奋地)这回呀，你就单听一报吧！

洪 梅：(喊)李智！快点走，快点走！

王 勇：別催他了，恐怕餓沒勁了。你把干粮和水准备出来。

[李智扛鋤上。他气喘噓噓，一屁股坐在田埂上。]

王 勇：你先吃点干粮。

李 智：(拒絕)我渴。(洪梅忙遞水，大口喝着)

王 勇：(关切地)怎么样？

李 智：沒找到！

王 勇：沒找到？其他同志呢？

李 智：也一样！

[情緒一下子都低落了。远处傳來一个姑娘的悠揚的歌声。一会又互相拉歌，吵杂一片……]

洪 梅：(煩躁)甯唱勁兒，一天总唱！

〔陈虎上。他扛着镐，手掌缠着药布。〕

陈 虎：（把镐一扔）队长啊，药王爷摆手，这算没治啦！这水，怎么比找四批叶“棒槌”还难找啊！这不要完蛋吗？（屁股坐在李智身旁）

〔静场。〕

洪 梅：给你吃点干粮。

陈 虎：不要，我一点不饿。

王 勇：那些同志没回来？都应该吃点东西，休息休息了。

李 智：都上村里伙房去啦。

陈 虎：人心也散花了，这还有个整啊？

王 勇：张勤呢？他这本村人，不是挺有信心的？

陈 虎：听他呢！他爹总扯腿。

李 智：上山的时候，张勤碰到他爹，还挨了一顿骂，叫他回家割菜地。不过他可没听邪，顶了他爹几句。

王 勇：他也到村里去啦？

陈 虎：没看见，谁知道跑哪儿避风去了？

洪 梅：唉！

〔王勇呆立不动，看着县志思想紊乱起来。〕

〔张本发扛锄上。〕

张本发：啊，你们都回来啦！（陈、李把身一扭）梅子，水找得怎么样啦？能差不多吧？

洪 梅：（带答不理地）还没找到。

张本发：怎么，没找到？咱们这地方有的是水嘛！不同热河西部，刷牙水还得留着洗手。可是就那样人家也开了水田，何况咱们这桓仁县，山多水多的宝地呀！

李 智：（斜了他一眼）那么老张大爷，你帮着出出主意吧！

张本发：我？这扯哪去了！听张勤说，你们猛虎队个个都有绰号，又是“赛过穆桂英”，又是“猛张飞”，还有甚么“胜罗成”、

“神炮手”、“大力士”的。就我那小子張勤完蛋，母雞沒名（鳴）。你这呢？大概是“气死諸葛”吧？你看，你把諸葛亮都气死了，我还上哪摆？

洪 梅：（逐击）老張大爷，今天你怎么沒干活呀？

張本发：我，我怎么沒干活？这不鏟菜地呢嗎？

陈 虎：問你怎沒到社里去干活！

張本发：（狡辯）看你說的，社員菜地扔了，生产不也是損失？社里生产大跃进，社員菜地就不應該大跃进？（支开）再說你們这找水，还有好领导……

洪 梅：（打断）可別人都是搶早搶晚鏟菜地！

張本发：（没听）就說你們这好领导，“压倒武松”王勇，当过兵，立过功……

王 勇：老張大爷，你来有甚么事嗎？

張本发：嘿嘿，有，有点事。我想跟你說說，叫我那不成器的小子張勤回家吧。我上了点年紀，家里挑水劈大柴干零活沒人手啊。哪怕秋后他娶了媳妇再来也可以。

王 勇：这好办。不过得張勤自願。

張本发：他早就自願哪！

王 勇：（一笑）張勤能自願？行，就算他自願，可是还得領導上批准。

張本发：这更沒啥，我跟于支书一說就妥。

王 勇：未必吧？領導上还要考虑。因为有的人，总想自己偷着上山樞細辛、挖山蒟蘿卜搞点副业，自私自利思想总是不退，对大跃进总是不滿，吹冷风……

張本发：（心驚）王队长，你說的是我？

王 勇：我倒沒說你，反正有这号人就是了。

張本发：那倒是。人心隔肚皮，誰能鉆誰心里去看看！

〔洪队长上。他，五十来岁，可是身板硬壯，走路登登的。〕

洪队长：唔，張三鎚子！我說怎沒找着你。鎚地啦？怎么样？大长壠苞米鎚完啦？

張本发：（支吾地）嗯，嗯。

李 智：他哪是鎚苞米去啦？

洪 梅：鎚他自个家的菜地！

洪队长：啊？張本发，鬧了半天你还是沒上班呀？

張本发：嘿嘿，那点菜地鎚完，明天就上班，你放心，再不用你找！

洪队长：这大跃进的时候，你怎么不上班呢？現在家家都关窗閉戶，猫狗看家，就这样劳动力都打不开点儿，你总想自个拈掇出錢道，社員大伙可不答应你，張本发！

張本发：得得，洪队长，別說啦。明天保証上班，怎么样？明天保証上班。

洪队长：这可是你說的，明天再不上班，社員可要跟你有限算。（轉对王勇，自負地）我說，猛虎队长同志！今天水找得怎么样啦？啊？

王 勇：你从村里来，可能听我們隊員說了，不用問吧。

洪队长：……不假，你們这猛虎队諸葛亮不少啊，心眼都挺快的！（登登走到田埂上，看着干旱的水田，叹了口气）可惜今年大跃进哪，一亩地上了十八車糞，翻了六番！这若是种上苞米……老張头，你大概不会忘記，沒开水田以前，这片地打了多少石粮食？

張本发：这你还用問我？合作化高潮那年秋，你在县里得了一面大奖旗，不就靠这片地？

〔这时，李智、陈虎二人已經睡着了。

洪队长：可是，去年开了水田水就不够，一个粒儿也沒收。今年呢？还要开水田，你提意見还說你保守！現在总算明白了吧？誰保守？（苦笑）梅子，我的女儿沒說的，你来評評誰保守？……

洪 梅：（欲制止）爹！……

洪队长：誰保守？是你爹我嗎？嗯？（自負地笑）

王 勇：（忍无可忍）現在下結論还太早，洪队长。还是等等水吧。

洪队长：呃？小伙子，事到如今你还没服劲儿呀？

王 勇：服劲儿？哼！

洪队长：噢！（急步走下田埂，一抬腿遇見李智、陈虎相依着呼呼大睡）喝，好家伙，輸贏不大，抽紅子的倒不少！王勇，你就看看你的隊員吧，还不死心嗎？要是有水的话我还等你們来挖？你打听打听我老洪头……

張本发：（忙接）这是实在話呀，俺們这老队长，有名的“洪大拿”呀！不說指哪打哪可也差不分毫，他說这地种豆子，豆子就丰产，他說这地种苞米，哎，苞米就淨結双棒儿。这地能不能开水田，还不全在他心里装着？

洪队长：（自得地）小伙子，你不是本村人，不知道这沟的情况啊！就靠雨水勤，不下雨水就不旺。你們就别費九牛二虎的勁啦，磕破腿的磕破腿，碰破手的碰破手，飯不得吃，觉不得睡，何苦来的！一会把于支书找到这来，咱們共同研究一下，誰也别說誰贏誰栽筋斗，笑人短那不叫共产党干部，这篇干脆翻过去。决定一下，我們好馬上拉大鍬扒坝子……

王 勇：（猛吃一惊）甚么？毀水田？

洪队长：是啊，找不到水还不毀水田？好搶种庄稼呀！

王 勇：說的容易，我們可以找到水嘛！

洪队长：还說能找到水？鬧了半天你……

王 勇：我根本也沒动搖，一定要找水。洪队长，这話我跟你說过多少次了，为这片地，你着急，我們也同样着急，誰願意生产受到損失？可是，正因为这一点，你就應該再耐心的等一等，水肯定能找出来嘛！何必非要三番五次的毀水田？

洪队长：(強忍下来)好好，我問問你，你們找过了沒有？

王 勇：洪队长，你就不用問了，你知道我們已經找了三天，水还不够……

洪队长：(忙接)着哇，水不够！水不够为甚么就不許毀？上級說的“因地制宜”，都不算話嗎？

王 勇：为甚么不算話？党說的“因地制宜”到多咱都是正确的！

洪队长：可你們为甚么不执行？你說，你說呀！

[李智、陈虎被爭吵惊醒。]

王 勇：你要說这个，我就好好給你講講。到底誰沒执行“因地制宜”？只有你才沒执行，洪队长！

洪队长：哦哈！……(口舌干燥，直咽嘴)梅子，給爹倒碗水！

洪 梅：(端水)爹，你不好冷靜点儿！誰是誰非总有一个真理嘛！

洪队长：(喝着水)你少說話！(水呛了鼻子)噢！你是猛虎队员，暂时还不是我的女儿，要說話你就站他們一起，辯論辯論。真他媽驢长角了，我还辯不倒你們这群小孩芽子！(又喝了一口)好，王勇，你說吧，这地本来沒有水，可是硬要开水田，这叫怎么个“因地制宜”？

王 勇：洪队长，你确实需要好好学学总路綫啦！……

洪队长：这你不用講，“鼓足干劲，力爭上游，多快好省”这十二个字都在我心里装着……

王 勇：可你并没明白它的精神實質，甚么叫敢想敢干，事在人为！就是乱石窖上也能开水田！

洪队长：哈哈，又出来个新理論！乱石窖上也能开水田？那能长粳子嗎？小伙子。

王 勇：垫上土、引去水，为甚么不能长粳子？事在人为嘛！

洪队长：好啦好啦，別講沒用的，反正我甚么都不明白还不行嗎？
可你得好好講講，沒水要开水田，这怎么叫“因地制宜”？

王 勇：“因地制宜”它得用力爭上游的精神去对待，可不能給保

守派做擋箭牌！

洪队长：呃，又来啦！我是保守派？行，促退派也可以。可是王
勇，我說的是水，水！还叫这地撂荒一年嗎？

張本发：（忙插嘴）嘿嘿，多撂荒几年再开荒，不是頂上一楂粪嗎！

陈 虎：你少插嘴！

王 勇：上年撂荒根本就是錯誤，完全不應該撂荒！

洪队长：呃？你又承認那是錯誤啦！我說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王 勇：我跟你說的不一样！开水田并沒有錯誤，这是党指示的
方向。可是光靠天上的水，不知想措施挖地下的水，这就是
錯誤。要批評就應該批評这个，不應該批評开水田开
的不对！（洪欲插言）我還沒說完。現在我就給你講講我們
的“因地制宜”。今年党頒布了总路綫，我們思想都解放
了，就應該接受上年的教訓。这地方有水，可以开水田，
这不叫“因地制宜”嗎？还是你那有水不挖，有措施不想，
硬要改旱田，叫“因地制宜”？

洪队长：哈哈，鬧了一溜十三遭，不还是我說的沒水，你們硬說有
水？这是节骨眼吧？

王 勇：是，我們說有水！

陈 虎：有水就是有水！

李 智：还肯定能挖出来！

洪 梅：我們还有根据哪，爹！

洪队长：喝喝，猛虎成群了，都上来啦！好，你們把水給我拿来，
拿来！

陈 虎：那不已經挖出来一些？

洪队长：就你們掘那几个小泉眼儿呀！象小孩尿尿似的，能灌了
水田嗎？这叫五十亩，一巴掌，你們都不識数嗎？

洪 梅：爹，你看你！还有大水源呢！

洪队长：甚么大水源？就你們根据的那条干巴沟？别听他們瞎吵

吵啦，从我記事就沒听說過有水，耳朵眼儿喘气儿，沒那
么回事儿！

王 勇：洪队长，你就不用吵吵了，不就是要水嗎？肯定給你挖出
来！

李 智：实在不行，我們还可以把团山子周圍的泉水引到一起，也
够你灌五十亩水田的！

洪队长：喝，到底是气死諸葛亮呀，想的多高明！团山子轉圈那是
几十里地，一个月后你給我引来水有屁用！

張本发：嘿嘿，过一年也不晚哪，来年再插秧呢！

陈 虎：这个老头真怪，你总跟着捏甚么閑言儿（咸盐）！

洪队长：好啦好啦，我沒空跟你們胡攪蛮纏。王勇，我可告訴你，
今天离夏至只有三天，老水田秧今天全部插完，节气不等
人，地不等人，我不能再瞅这地撂荒一年，我是坚决要毀！

王 勇：不能毀！……

洪队长：你們說了不算！我找于支书講理去！

張本发：对，还是找正头香主有把握。（二人急下。張又折回）可是王
队长，張勤那个事，就那么的吧？（沒人答，尷尬下）

陈 虎：这个老头真成問題！

洪 梅：那是干么吃的？俺們沟有名的張三錘子，鉄鍋搗蒜，三錘
子也不碎，一脑門子資本主义。过去拴車专講搗登买卖，
頂难斗啦！

〔王勇呆立，望着县志沉思。全場沉默……〕

李 智：队长，怎么办哪？

洪 梅：于支书会不会答应改旱田？

陈 虎：是啊，看咱們水找不到……

王 勇：（忙接）唉，同志們，不要考虑这个問題。毀了水田就是向
保守派投降，于支书能答应？党支部不是盲目的，是有根
据的，要不也不会特意調咱們到这来。現在咱們不能光

跟他們硬爭論，還得要好好研究一下，想甚么办法能找到水！

李 智：是呀，光跟他們硬爭論也不行。

陈 虎：（着急地四处寻找甚么）李智，你那个瓶子呢？

李 智：你找它干么？

陈 虎：我看看螞条浮沒浮上来。（洪梅忙到地边草丛里去取）

王 勇：你看也白廢，現在沒有雨。

洪 梅：（取过水果罐头形的玻璃瓶，看了看）可不，螞条还在水底下趴着。

陈 虎：（看，叹气）唉，它怎么不浮上来呢？李智，你用它測驗晴天下雨好使嗎？

李 智：为甚么不好使？去年我測驗不少次了。你攔起来吧，現在沒雨。有雨它早就浮上水面了。

王 勇：怎么？陈虎，你又想靠天上的水？

陈 虎：队长，我坦白吧，別看我跟洪队长爭論，可我心里越想这水越够噲。

王 勇：怎么見得？

陈 虎：就那本破县志，它就准了？那是甚么朝代印的？

李 智：队长，这問題我也沒少想，是不是县志上弄錯了？

洪 梅：是啊，兴許弄錯了，这里根本就没有水。

王 勇：噯，同志們，說說我的想法吧。这問題在我心里也轉轉好長時間了！可是我这么考虑的：第一，这种书，观点上毛病很大，可是地理上它不会顛倒黑白，沒有河硬說有条河那對他們有甚么好处呢？沒有必要。第二，我們也問过几个老乡，有的說大概有过河。第三，团山子确实有条干巴沟，石头都不是带棱带角的，說明淌过水。所以我断定县志沒有錯，团山子有水。

李 智：可是，干巴沟是不是光淌雨水呢？

王 勇：是啊，当然这也是个问题。（陈虎、洪梅害愁地叹口气）所以我
想叫咱们全队同志再認真討論一下，也想找于支书再研
究研究……

〔于支书声：找我嗎？小伙子們。正好！

〔于支书上。他光着脚，腿上挂着黑泥，手提着鞋。他是个精神旺盛的
人。

王 勇：于支书，我正要找你呢。

于支书：我在下甸子一算就知道，你看連脚都沒顧得洗。（发现众人
愁眉苦臉）怎么？你們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猛虎，都叫保守
派給装到籠子里啦？（打趣地）哎哟，这回可糟糕！穆桂英
也賽不过了，猛張飞也上了年紀，諸葛亮沒气死，又活啦！
你这“压倒武松”呢？反正都沒信心了是不是？

王 勇：信心倒有，于支书。

于支书：有？我不信。鑼也不敲了，鼓也不打了，瞧你們一个个
的，嘴那么一撅，眼眉那么一皺（学样子），就好像搞对象沒
成功似的，完啦，完啦，这回算彻底完啦！嗯？（大伙被逗笑
了）哎，这才对嘛！青年人总得有个青年人样，碰到天大
的困难也不回头，挺起头皮往前干！……

洪 梅：（忽然发现支书腿上一个蚂蚁叮着）呀，蚂蚁，蚂蚁！还叮着
哪！

于支书：（抬腿一看）可不，爬上来个“特务”！

陈 虎：我来打！（拿起支书鞋底就打）

于支书：好，打，打！嗨，你这猛張飞还真粗中有細哩！怕甚么？
狠勁打，打！

洪 梅：还没下来，准叮个大窟窿。

于支书：（抬腿看）哈哈，你們看見了沒有？就这么大个东西，就这
么硬骨头。你們这群猛虎，倒赶不上一个蚂蚁！打，打！
嗨，給我鞋！（自己又狠狠打几下）

洪梅：下来啦，下来啦！

于支书：好，把“特务”消灭。（陈虎一脚踩住，碾了一下）王勇，就凭你在朝鲜坚守阵地，敌人七十二次反扑都叫你打退了，眼下这点水就活活把你难住？

王勇：于支书，我没有怕！可是这里还有问题啊。

于支书：什么问题？

王勇：我们也分析过，团山子有水。可大家还是信心不足，干巴沟过去到底是不是一条河，就总有个问号。

众：是啊，到底有没有水，还不十分托底。

于支书：（笑）小伙子们，我来就是这个目的……

洪梅：（看于腿）呀，淌血啦，于支书！

于支书：（用手制止，没理）支部为甚么要坚决开这片水田？刚才我在下甸子为甚么把洪队长又顶了回去？现在更证明了，水肯定有！

众：（惊喜）有？

于支书：小伙子们哪，你们千好百好，可是有一条，群众路线还没走好！团山子到底有没有水，不好再多多问些老农？四十岁的不知道，就问五十岁的。五十岁的不行，就问六十岁的，七十岁的，下甸子苗地绑“把”，还有八十岁的老苏头，问问他们知不知道，这多可靠！

众：对呀！

王勇：对，我就去找他！

洪梅：你腿不行，我去！

陈虎：不，你照看队长，我去！

李智：你更不行，毛毛楞楞的，我去。

于支书：（笑）谁也不用去嚷，我早就打听好啦！可你们要记住，坚决走群众路线，这是革命最重要的法宝。我问过不少的老年人，特别是老苏头记的比較清楚。他说他记事的时